

《潍坊晚报》寒假征文
优秀作品展示

爷爷走后的第11年

又是一年春节，看着天上的绚烂烟火，我不禁怀念起我的爷爷。

爷爷走的那年，我6岁。对他的记忆，像隔着一层毛玻璃——看得见轮廓，摸不清纹理。

我记得他从不抽烟，遇到麻烦就只静静地想。记得他手上有茧，摸我脸时有点扎。记得他坐在门墩上，看着村口那条土路发呆。记得他最后一次抱我，是那年夏天，他说：“等明天带你去买雪糕。”可我始终没等到那一天。

葬礼的事我记不清了，只记得母亲把我抱起来，让我看爷爷最后一眼。他躺在那里，像睡着了。我不懂什么叫死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躺在那里，那样安详地睡着。

后来，爷爷就活在了家里人的话里。

父亲平时话不多，可一到年夜喝多酒，就会说起爷爷。“你爷爷年轻时，在生产队赶马车，是整个寒亭赶得数一数二的。马到他手里，再烈也服帖。”他说，“那年临过年送公粮，车陷在冰窟窿里，他把棉袄脱了垫在车轮底下，自己光着膀子赶车回来，冻得浑身发紫。”

我问：“爷爷为啥不叫别人帮忙？”

父亲闷一口酒：“他说，自己的活儿自己干，别拖累人。”

这句话，后来我常听家里人说。爷爷的“自己的活儿自己干”，慢慢成了我家的规矩。

奶奶每年清明都带我去上坟。她腿脚不好，走几步歇一歇，可从不让我扶。“你爷爷当年赶着年关挑担子去潍坊卖菜，百十斤的挑子，一口气走到北宫，都不带歇的。我这才几步路？”她说着，从篮子里拿出爷爷爱吃的饽饽、猪头肉，摆在坟前，嘴里念叨：“老头子，孙子来看你了，长这么高了，学习可好了……”

我站在旁边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风把坟头的草吹得簌簌响，像爷爷在应答。

母亲是外村嫁来的，对爷爷的记忆不多，但她常说：“咱家能有今天，多亏你爷爷打下的底子。他在的时候，家里再难，也没让几个孩子饿着、冻着。这叫什么？这叫撑家的。”

“撑家的”——这三个字，是我对爷爷最深的印象。虽然他不在在了，可这个家还在，还在往前走，就是因为他在的时候，把家撑住了。

我慢慢长大，开始从各种细节里拼凑爷爷的模样。

有一年，村里修路，挖出老地基。父亲指着其中一块说：“这底下是你爷爷当年亲手垒的墙，几十年了，比现在一些人盖的还结实。”我蹲下来摸了摸那些石头，想着爷爷是怎样一块把它们垒上去的——他的手，一定很巧。

爷爷没给我留下多少话。6岁的孩子，能记住什么呢？可我又觉得，他其实留下了很多——在这个家的每一个角落，在每一个人的言行里，在那些我没见过却一直存在的规矩里。

父亲干活从不惜力，我知道那是爷爷传的；母亲待人实诚，从不算计，我知道那也是爷爷传的；我凭借着努力，考上了公办高中，我知道爷爷如果在，一定最高兴——因为他最看重“争气”两个字。

除夕夜，我梦见爷爷了。他还是我六岁时的样子，坐在门墩上。看见我，他站起来，摸摸我的头，什么也没说，然后转身走进门里。

醒来时，枕头湿了一片。

我知道，爷爷这辈子没什么惊天动地的事。他就是个普通的庄稼人，赶过马车，挑过担子，垒过墙，帮过工。他没留下什么家训家规，没说过什么大道理。

可他留下的，比任何家训都重——他用他的一辈子，教会了这个家：“自己的活儿自己干，别拖累人；该撑的时候要撑住，别倒下；再难的日子，也得咬着牙活下去。”

这就是我家的家风。它不在墙上挂着，不在纸上写着，它在父亲的汗水里，在母亲的唠叨里，也在我的梦里——在那个坐在门墩上的模糊身影里。

爷爷走后的第11年，我抬头仰望着绽放的烟花，终于懂了。 潍坊七中高二年级 马铭启

墨香里的守岁人

除夕下午三点的阳光，斜斜地穿过书房的雕花木窗，在青砖地面上切出一道明亮的分界线。我推开门的时候，爷爷正弯腰裁着红纸。裁纸刀在他指间游走，刀刃与纸面摩擦出细碎的沙沙声，像除夕特有的低语。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投在身后整面墙的书架上。那些泛黄的书脊沉默着，像一排排岁月的碑。

“今年这副，你来写？”爷爷抬起头，眼角的皱纹堆叠起来，眼睛里含着期待的光。

我下意识地摇头：“我写的字哪里拿得出手，贴在大门上，多丢人。”

爷爷笑了，笑声很轻，像是怕惊扰了什么：“那就陪爷爷写完最后一副吧。”

“最后一副”四个字落进耳朵里，像一颗石子投进深潭，久久泛着涟漪。我这才意识到，爷爷八十岁了。他的手这几年抖得越来越厉害，去年写春联的时候，墨汁滴在了红纸上，他愣了好一会儿，然后笑着说“岁岁平安”。今年，也许真的是他最后一次亲自写春联了。

红纸铺展开来，在书桌上铺出一片喜庆的红。爷爷从抽屉深处取出那方老砚台，砚台边缘缺了一角，却被他擦得干干净净。墨锭在砚台里缓缓研磨，他的手腕画着圈，动作缓慢而郑重，像是在举行某种古老的仪式。墨香渐渐弥漫开来，是那种老松烟的香气，混着窗外偶尔飘进来的爆竹味，构成了我记忆里所有关于年的全部气息。

“知道为什么咱们家一直坚持手写春联吗？”爷爷问。

我点点头，又摇摇头。其实听过很多遍了，从记事起每年都要听一遍。但此刻，我愿意再听一遍。

爷爷的手悬在红纸上方，微微颤抖着，迟迟没有落笔。我以为他是在酝酿，或者是在回忆春联的内容。等了很久，他却只说了上联：“这是你曾祖父传下来的——忠厚传家久。”

笔尖终于落下。那个“忠”字起笔沉稳，仿佛是从岁月深处生长出来的。爷爷的手虽然在抖，但每一笔每一画都走得扎实，线条里有种说不出的力道。写到“厚”字的时候，他的速度慢了下来，笔锋在纸上缓缓推进，像是在深耕一片看不见的土壤。我忽然明白，那不是字，那是他这一辈子正在践行的东西。

“诗书继世长。”下联写完，爷爷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。横批是“耕读传家”。四个字写完，他放下笔，活动了一下发僵的手指，脸上浮现出孩子般的满足。我小心翼翼地捧起那副墨迹未干的春联，生怕把字弄花了。红纸黑字，墨香浓郁，在冬日的阳光里泛着温润的光泽。

贴春联的时候，爷爷跟了出来。他站在院子里，背着手，仰着头，一会儿喊“高一点”，一会儿又喊“左边低了”。我站在梯子上，按他的指挥一点一点调整。浆糊刷在门框上，春联贴上去，用手掌轻轻抚平。贴好

寻找年味

腊月廿八，我站在老屋院门前，手握一支毛笔，面对空白的红纸，迟迟无法落笔。

往年这时，爷爷早已研好墨，铺开纸，一笔一画写下“天增岁月人增寿 春满乾坤福满门”。他的字道劲有力，墨香混着腊月的风，飘满整个院子。可今年，爷爷的手抖得握不住笔了。他坐在藤椅上，看着我：“你来。”

我握着笔，手心出汗。手机里存着上百种字体，电脑能打印出精美的对联，可爷爷执意要手写。他说：“打印的字没魂，年的味道就在这一笔一画里。”

记忆翻涌而来。小时候，我趴在桌边看爷爷写字，他把着我的小手，在纸上歪歪扭扭写下“福”字。那时不懂，为什么非得手写，买的不是漂亮？爷爷说：“你写的这个‘福’，虽然丑，但有你的手温。贴上去，这一年都暖。”

我终于落笔。第一笔下去，歪了；第二笔，墨太浓。爷爷在旁轻声指点：“慢些，横平竖直，就像做人。”写到“春”字时，他的手覆上我的手，带着我走完最后一笔。他的手粗糙温热，像老树皮包裹着新芽。

对联贴上大门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什么。那手写的字，确实不如印刷品工整，却让整扇门活了起来。风过时，红纸微动，墨迹仿佛在呼吸。

除夕夜，家族微信群响个不停。远在广州的二叔发来视频，他们一家正在包饺子；在北京的表姐晒出窗花；在国外的堂哥发来语音：“替我多看看老家的月亮。”爷爷让我录一段贴好的对联发群里。很快，二叔回复：“看见爸的字了，跟小时候一模一样。”表姐

之后，我跳下梯子，和爷爷并排站着端详。

“嗯，正了。”爷爷点点头。

邻居李大爷路过，停下脚步看了半天，竖起大拇指：“还是手写的有味道，印刷的那些，看着就是没这个精气神。”爷爷笑着，皱纹里全是满足。

傍晚时分，年夜饭摆上了桌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筷子起落，杯盏交错，说着一年来的大事小事。电视里放着春晚，歌舞升平，热热闹闹。可我心里总惦记着下午书房里的那一幕，惦记着爷爷说的“最后一副”。

守岁的时候，爷爷把我叫进书房。他从书柜的最高处取下一个布包袱，打开，是一本厚厚的家谱。他戴上老花镜，一页一页翻给我看。

“这是你太爷爷，光绪年间生人，私塾先生，一辈子教了四十年书。”爷爷的手指落在一个名字上，轻轻抚摸着，“他的字写得好，咱们家写春联的规矩，就是他立下来的。”

又翻过几页。

“这是你曾祖父，民国时候去了外地读书，回来的时候带回来这方砚台。你看，缺了一角，是他逃难的时候摔的，但一直舍不得扔。”

再翻。

“这是我爷爷我，十九岁那年离开家，去东北当兵。”爷爷顿了顿，“有一年除夕，我站岗，望着南边的方向，特别想家。那时候就想，等以后有了孩子，有了孙子，一定要每年过年都陪在身边。”

零点的钟声敲响了。爷爷从怀里掏出一个红包，塞进我手里。那双手粗糙、温热，握着我手时微微颤抖着。我低头看，红包上用毛笔写着我的名字，是爷爷的字迹。

“爷爷，明年咱们还写春联。”我说。

他笑着点头，目光投向窗外，投向大门的方向。透过玻璃，能看到那副手写春联在夜色里泛着微光，墨迹应该已经干了。

烟花一朵接一朵地在夜空中绽放，照亮了院子里的每一寸土地。我忽然明白，年味从来不在爆竹声里，不在年夜饭的桌子上，甚至不在那副红纸黑字的春联里。年味在这个时刻——在墨香氤氲的书房里，在这个守了一辈子岁的人身上，在他用那双颤抖的手，一笔一画地把“忠厚传家”四个字写进后代心里的过程中。

总有一天，爷爷会老得再也握不住笔。到那时候，我会接过那支笔，接过那方缺了一角的砚台，接过这个家传了一百多年的规矩。因为我知道，有些东西一旦断了，就再也续不上了。而那副手写的春联，从来都不只是门上的装饰，它是血脉里的密码，是一个家族穿越时光的对话。

而我，总会在这场对话里，从聆听者变成参与者，也将成为下一个守岁人。

昌邑市文山中学高一年级 郭静怡

说：“闻见墨香了。”堂哥说：“那‘福’字左下角那个墨点，我小时候也蹭上去过。”

手机屏幕的光映着爷爷的笑脸。我突然发现，年的味道并没有消失，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。爷爷的手写对联，是连接四方的纽带；群里的每一条消息，都是跨越千山万水的团圆。

零点钟声敲响，烟花照亮夜空。爷爷指着满天的光亮说：“你看，现在的烟花比以前亮多了。”我说：“但年味好像淡了。”爷爷摇头：“不是淡了，是变了。从前年味在一顿饭里，在一挂鞭炮里。现在年味在这小方块里——”他点点手机，“也在你写的字里。只要还有人惦记着回家，惦记着那顿饭，年味就在。”

我望向夜空，烟花绽放又消散。手机屏幕上，家人们的祝福不断刷新，每一条都带着温度。我想起那个手写的“福”字，想起爷爷的手覆着我的手走完的最后一笔——原来，我们一直在寻找的年味，就藏在这些看似笨拙的传承里，藏在无论走多远都要回家的牵挂里，藏在每一次离别后的重逢里。

夜深了，群里还在热闹。爷爷已经睡着，嘴角带着笑。我轻轻给他盖上毯子，起身去看那副对联。月光下，墨迹闪着微光，像无数个过去的年，又像无数个将要来的年。

我终于明白：寻找年味，其实是在寻找一种连接——与过去的连接，与亲人的连接，与自己根脉的连接。它从未消失，只是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，悄悄生长，等待着下一个除夕，被重新唤醒。

昌邑一中高二年级 王志坚